

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★★★★



男孩不带伞 阳台上的船长

Jin Zenghao

金曾豪 著

作者始终关注着小读者的五彩之梦和无穷追问，
以充满爱的作品，
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来陶冶孩子们的心灵。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★ 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

男孩不带伞 阳台上的船长

金曾豪 著

Jin
Zenghao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孩不带伞·阳台上的船长/金曾豪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209-09524-2

I. ①男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1869号

男孩不带伞·阳台上的船长

金曾豪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 × 225mm)
印 张 21
字 数 216千字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
印 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209-09524-2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男孩不带伞

- 003 业余导游
015 绿 岛
023 大将风度
031 拜 访
043 黄毛先生接受洗礼
049 曼哈顿落日
055 随风漂去
072 黑 伞
079 黄毛先生戒烟记
088 闯 祸

- 096 男孩康泰克
107 路见不平
114 接待威子
124 证 人
133 杀鸡傲猴
137 拍响巴掌
147 突然来了刘百得
152 豪 雨



阳台上的船长

- 161 大芭蕉扇
165 迷 路

- 171 臭男孩
- 177 门
- 183 一阵风
- 189 三角亭 四角亭
- 197 死人的信箱
- 204 哭笑不得
- 213 伤脑筋的军舰鸟
- 220 沙 堆
- 231 钥 匙
- 235 打杏李
- 242 无盐的日子
- 250 再见，阿咪妮
- 256 可以不可以
- 266 浅蓝色的脸盆
- 272 忘年之交
- 281 男人的肩膀
- 290 打算盘，卖大蒜

- 298 红雨衣
- 304 打 赌
- 310 大冯请客
- 317 电话里不说永别
- 321 很大很大的泪珠

男孩不帶傘



业余导游

我和大漫一出巷子就遇上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送葬车队。

车队中有一辆大卡车是乐队专车。乐手们穿戴着不伦不类的白制服大盖帽，看上去像北洋军阀的仪仗队。他们各操一件铜管乐器，奋力齐奏，招摇过市，倒也轰轰烈烈。

我说：“坏了，坏了，出门不吉。”

大漫说：“希望在田野，大吉大吉。”

我回过味来——他们奏的果然是那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大漫说：“你这箱子重得要命，里头装什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谁知道装的什么。我奶奶装的。”接过箱子，我按了上头一个机关，提箱变形金刚似的成了一辆小推车。

大漫说：“西宁，你是你奶奶的一级保护动物。”

我说：“嗨，你才是动物呢。”

大漫说：“有啥，人不也是动物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好，大漫加甲虫加屎壳郎等于三只动物，可以吧？”

把对方的论点推到极端，使对方的论点成为荒谬是我的辩论绝招。

大漫说：“你是不是读过《变形记》？”

我说：“《变形记》是什么？”

大漫说：“那是卡夫卡的名作。”

我说：“你老弟不愧是作家的儿子。”

大漫说：“我老爸首先是农民，具体说是养猪专业户。”

大漫是我表弟，就是说他老爸是我小舅舅。小舅舅是养猪专业户，同时是个农民作家。小舅舅刚出的一本散文集叫《男人不带伞》。这次我奶奶破例同意我不进这种那种暑期培训班无疑和这本书有关，因为我奶奶对所有的印刷品都是崇拜的。她老人家最崇拜的印刷品是日历。

我老爸老妈都是搞地质的，天南海北走天涯，一年四季不在家，我从断奶起就归我奶奶承包了。

暑假开始之前，我老爸老妈就给奶奶联名写信，说这个暑假一定让我到乡下小舅舅那儿去过，因为小舅舅是个作家，可以让我大吃小灶，很快提高作文水平。小舅舅配合默契，一放假就派大漫进城接我来了。大漫和我同岁，只是比我晚生十四天，只好委屈叫我一声哥了，没办法的。从小学

四年级开始，奶奶就把我和功课捆得死紧，我们兄弟之间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。老爸老妈在信里一个劲儿地鼓吹大漫怎么怎么的聪明能干，言外之意是说我怎么怎么的不能干。我知道树立榜样是大人们惯用的教育方法。

我和大漫每人出一只手协力推着有轮子的箱子。这条街的人行道相当宽阔、相当平坦，还有浓浓的树荫。

大漫说：“西宁，你箱子里有伞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清楚，怎么问这个？”

大漫说：“你忘了我老爸的名言啦？”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大漫一字一顿，说：“男，人，不，带，伞。”

我说：“其实现在出门什么都不必带的，只要带身份证和钱。”

大漫说：“你东张西望干什么？想打的对不对？”

他说对了，可我偏不承认，说：“老弟我没这么娇气。奶奶是奶奶，我是我。告诉你吧，我的蝶蛙仰全校一只顶了。知道蝶蛙仰吗？蝶泳，蛙泳，仰泳之谓也。”

大漫说：“谁说你娇气啦？我亲眼见过你的蝶蛙仰的，在游泳池。你们那个游泳池可真挤的，像个大浴池。”我明白这家伙在贬低我的蝶蛙仰，就开始谋划着压压他的浪头，一想，有了！

我说：“到你家二十八公里吧？乘车要好长时间才到呢。但是，假设现在我们没有钱，一分钱也没有，怎么办？”

大漫说：“这很容易。去沙家浜的便车多的是，那帮驾驶

员好多我都认得的。”

我说：“停。这么说一点儿没趣了。我再加一个假设，假设我们身在异乡，举目无亲，一个人也不认得。”

大漫说：“不错，这就有点儿意思了。”

我当然是在出题目和大漫较量。老爸老妈把他描写得那么能干，可他能够干这个吗？

一边走，我们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机遇。

大漫说：“你是不是想捡一个钱包？”

我说：“嗨，你还不明白啊？”

大漫说：“你的假设太不严密，对不对？”

我说：“别打岔了，我差不多有办法了，往前看，看到那辆旅游车了吧？”

一辆旅游客车泊在虞山门前面的广场上，车门口聚着一些服饰鲜艳的上海游客。确实上海人，不一定听口音，看看他们的服饰和神情就可以了。来自国际大都市的人自有一份见多识广的从容、优越和随便。

我估计是他们工会组织的活动，虞山业已游罢，待守齐人员将去下个景点游览。

我走近车门口那帮人时，他们正在评价刚买到手的旅游纪念品。

我说：“这里的山泉豆腐干不要忒好吃噢。”我说的是准上海方言，而这个句式是特上海的。

其中一个女游客搭讪了：“是此地特产是吗？和苏州卤汁

豆腐干有勿有两样？”

我说：“导游没有向你们介绍啊？”

几个人一齐说：“阿拉没有导游，自己瞎闯闯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到常熟白相怎么不去沙家浜啊？《沙家浜》当然知道啰，样板戏，其实就是你们上海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的噢。”

有人问：“去沙家浜远吗？”

这就有苗头了。

我赶忙把今日沙家浜介绍一番。现在的沙家浜不但是革命老区，还是个旅游胜地。芦苇荡已基本恢复，味道老崭。“老崭”这个词也是上海方言，近似于“很好”“挺迷人”。我说我愿意免费为他们当导游，因为我恰巧要去沙家浜。

在这帮上海人眼里，我的条件“老崭”的：一个愿意当免费导游的、会讲上海话的当地中学生。

事情就这样成了。

领头的秃头汉子一吹哨子，那些选购小纪念品的队员很快聚拢来上车。我一看，嗨，除了这个秃头工会主席，其他清一色是女同胞，连驾驶员也是女的。纺织厂和越剧团差不多，基本上是女人的世界，没办法的。

车上还有现成的话筒呢。我侧坐在车头副驾驶座上，说：“如果车上还有空位子，我还有一位朋友要去沙家浜……”

秃头主席忙说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

我就用麦克风呼唤大漫上车。

大漫猜到我会来这一手的，早把“箱车”还原成为箱子，听我呼唤，提着箱子就上了车。

我心中不免得意：老弟，我这一手露得够精彩吧？

车子开动了。

我仿效职业导游，朗声“开导”，说：“欢迎各位来自大上海的朋友，欢迎各位！”

车厢里响起掌声。

大漫朝我挤挤眼睛。

我说：“现在我把沙家浜景点的概况介绍给大家。景区分三部分——一是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，那儿的展品相当丰富。二是阳澄湖芦苇荡，芦苇荡里有新四军野地医院，修枪所和印刷所等遗址。三是阳澄湖游泳场，那儿有野营小帐篷出租，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湖滩上过个充满野趣的夜晚……”

又是一片掌声。

秃头主席举起一架小摄影机瞄准了我。

一激动，我承诺道：“我将全程陪同朋友们游览！”

掌声响起来。

车子出了市区，奔驰在乡间公路上。

在灿烂的夏日阳光里，小河，稻田，绿荫掩映的村庄都如未干的水粉画，使人记起昨夜的阵雨。田野的风把俏皮的手伸进车窗来，一忽儿暖，一忽儿凉，还带着淡淡的青涩味和水田特有的微微的泥腥味。

秃头主席找出一盘音带让驾驶员放，竟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想起刚才的送葬车，我觉得滑稽得要死，就是不能笑出来，笑出来会被上海人当作憨大的。不敢看大漫，大概大漫也不敢看我，如果我们一对眼神，保证会忍不住笑起来。把笑闷在肚子里可不是好滋味，憋得腹肌酸汪汪的难受。

汽车“咔”一声来了个急刹车。车厢里一片尖叫声。

原来前面出了交通事故。

一辆卡车不知怎么在稻田里玩了个倒栽葱。车头扎在水田里，四个轮子还在玩命地转。

已有两个农民从车头里拖出了受伤的驾驶员。驾驶员身胚老壮，又是一身滑滑的泥水，把两个农民弄得歪来倒去的，像在和伤员搏斗。

我忙喊：“谁有大哥大，快拨110！谁有大哥大……”

车门一开，大漫和秃头主席就跳下车去，飞步扑进稻田，帮着两个农民把伤员抬到了公路边。伤员的伤势并不怎么严重，只是一身的血和泥，看上去挺可怕的。

秃头主席问伤员：“车头里还有人吗？车厢里有没有危险品？”

大漫已到了车头那儿，喊：“没有人了！没有人了！”

有人喊：“苹果！苹果！”

原来，车厢里装的都是纸箱包装的红富士苹果，这时有几箱着了水的裂了箱，从里头噼里啪啦地滚出苹果来。

车上早有人用大哥大报了警。

秃头指挥旅游车掉头，要把伤员送城里去，可这么庞大

的车要在乡间公路上掉头并非易事。没等车掉过头来，110 警车已呼啸而至。

伤员被警车带走。被带走的还有一盘记录了救助过程的录像带。这一回是一位女工拍摄的。警察很是感激，说今晚的电视节目中将会播放这个录像带。哇！大漫能在电视屏幕上风光一回。

车到沙家浜，停在“沙家浜革命纪念馆”门口。大漫因为沾了半身泥水先回家去了。从这儿到他家已经不远。

大漫临走时说：“我在家里等你。你得全程导游对不对？拜拜！”

纪念馆的讲解员把上海游客领进了展厅。

我在门厅里等着。我当时情绪不错，若不是一阵锣声把我引走，说不定我还真会导游下去呢。难得当一回导游还是蛮有趣的——一帮人无条件地专心听你胡侃神聊，你心中当然会升腾起类似权威的良好感觉。

快乐的锣声来自街头的一个人圈子。小镇上是常常有这种“娱乐性人圈子”的。

我当然得去考察一下这个“娱乐性人圈子”。

人圈子里正在耍猴。

一般说来，猴戏总是那么老一套，我所以有兴致挤进人圈去是因为这个“猴班子”阵营比较强大。

猴子有三只之多。为首的是灰褐色的老公猴，另有一公一母两只浅黄色的青年猴，还有一头浑身污垢的老山羊。